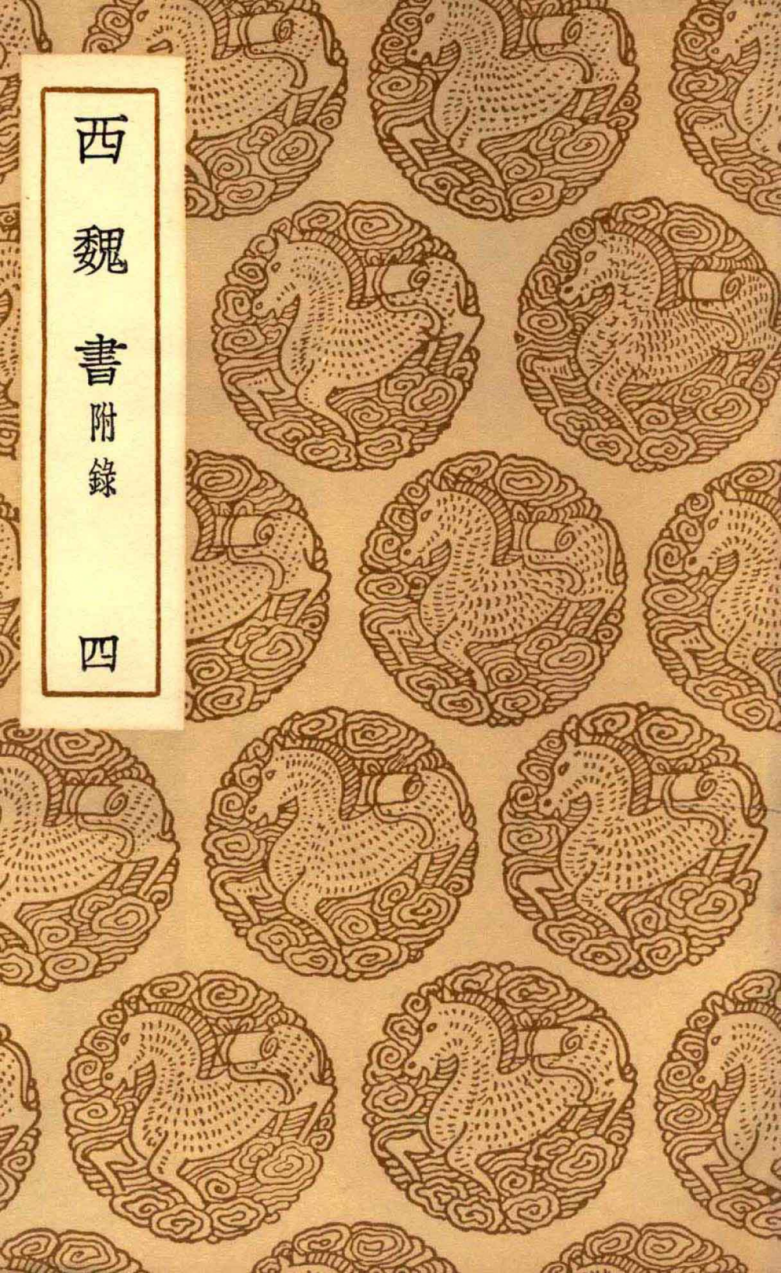


西
魏
書
附
錄
四





西魏書
附錄
(四)

謝啓昆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書

魏

西

附錄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謝

啓

昆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各埠

鎮

西魏書卷十二

諸王列傳二

扶風王孚。字秀和。太武曾孫也。祖臨淮王譚。父長鄉侯提。孚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尙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右丞。蠕蠕主阿那瓌旣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服皮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利也。乞以牂牛產羊。餽其口食。且蓄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尙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從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旣易水草。疴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尙多砂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不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恆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

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疆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刈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旛。勞阿那瓌於柔元。懷荒二鎮。閒阿那瓌衆號十三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己引過。爭相爲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

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大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篋簾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鐘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臆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鐘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旣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嘆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大統四年，與蠕蠕通好結婚。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懼悅。奉皇后來歸，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宇文泰嘗於室內置酒十垆，垆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至，見卽驚喜曰：吾兄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泰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諡曰文簡。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疏佷，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

之。

陳郡王元字彥道。昭成裔也。父尙書昭元。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爲洛陽令。及節閔卽位。元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尙書左丞。孝武卽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卽高歡心膂。以仗入省。元依法舉劾。當時咸爲元懼。孝武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加開府。諡曰平。

北平王懋字邕。昭成裔也。祖成陽公忠。父謁者僕射盛懋。初襲祖爵。降爲侯。從孝武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尙書左僕射。諡曰貞慧。子陟。字景升。開府儀同三司。弟順。字敬叔。亦從帝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帝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嗣。順於別室垂泣。謂宇文泰曰。廣平雖親。年德未茂。不宜居大寶。泰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爲中尉。行雍州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卽以賜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並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踏金蓮。手持剗炙。遂勒肩上。序其射工。子偉。字大猷。有清才。弱冠授員外散騎侍郎。以侍從之勞。賜爵高陽縣伯。大統初。拜伏波將軍。度支郎中。領太子舍人。尋拜東南道行臺右丞。十六年。進爵南安郡王。及尉遲迴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言。皆偉所爲。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後仕周。

洛平王最。字幹。成陽公孫。父贈豫州刺史壽興。最從孝武入關。封洛平王。位侍中。兼尙書左僕射。加特進。開壽興弟益生少亡。子毗。字休彌。武帝之在藩邸。少親之。及卽位。出必陪乘。入於臥內。及帝與高歡有隙。

時議者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歡決戰。或云奔梁。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殷勤叩頭請西入。策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爲首。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一千戶。唯毗邑一千五百。歡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諡曰景子綽。

馮翊王季海。字元泉。昭成裔也。父河東太守淑。有子七。季海於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冲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政在尔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爲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諡曰穆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季海仕長安。亨與母李氏在洛陽。高歡以亨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遂詐稱凍餒。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宇文泰以功臣子。甚禮之。享年十二。恭帝在儲宮。引爲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後仕周。

固道公羅。字仲綱。道武裔也。祖江陽王吐根。父青州刺史繼。兄又有寵於靈太后。又妻太后妹也。羅處貴盛。而虛已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又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爲宗正卿。又死後。羅通又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尙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大統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侯景自立。以羅爲開府儀同三司。尙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宇文泰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又孫善住。初從父舒奔梁。後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爲固道郡公。

安昌王均。景穆曾孫。父脩義。雍州刺史。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關。封安昌王。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諡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儀州刺史。則弟矩。字孝矩。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封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弟曰。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爲兄則所遏。乃止。後並仕周。

順陽王仲景。景穆曾孫。祖京兆王子推。父衛尉卿太興。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上臺。恆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尙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卽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高歡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尙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旣失妻子。乃娶故尀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閒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代也。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也。列尙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袁紇。袁紇先覺。復欲陰害也。列也。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猶埋我好地。爾爲我告之。奴遂告宇文泰。泰依奏。詔笞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復官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就州賜死。

博陵王暢。字叔暢。景穆曾孫。祖陽平王新成。父雍州刺史衍。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

年東討沒於陣。子敏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饒勇過人。莊帝謀殺朱榮。以融爲直閣將軍。及朱兆入洛。融逃入閒。後從孝武帝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尙書。

儀陽王子孝字季業。陽平王孫也。父鉅平公欽。子孝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諠。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羣從子弟。晝夜講讀。並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尙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贇襲。華山王紀字綱。景穆曾孫。祖任成王雲。父司徒公侍中尙書令澄。紀隨孝武入關中。位尙書左僕射。華山郡王。

宋安王琰字伏寶。景穆曾孫。祖安定王休。父華州刺史燮。大統中。封琰宋安王。薨諡曰懿。子景山仕周。廣陵王欣字慶樂。節閔兄也。性羸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太傅錄尙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諡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潁川王斌之字子爽。文成曾孫。祖安樂王長樂。父尙書左僕射詮。斌之性險無行。及與兄鑒反敗。遂奔葛

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心腹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諡武襄。

東陽王榮。大統十一年爲瓜州刺史。與其壻鄧彥偕行。榮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殺康而奪其位。朝廷不能討。因以彥爲刺史。屢徵不至。宇文泰以申徽爲河西大使。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入謁。徽執之。遂送彥於長安。

長湖公定。字願安。祖比頽。安西將軍。務州刺史。父道龍。征虜將軍。鉅鹿郡守。定醇厚少言。內沈審而外剛毅。永安初。從尒朱天光討關隴羣賊。並破之。除襄虜將軍。及賀拔岳被害。定從宇文泰討侯莫陳悅。以功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邑二百戶。從擊潼關。拔回洛城。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前後功。累遷都督。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帥都督。增邑三百戶。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奪稍衝之。殺傷甚衆。無敢當者。論功爲最。十三年。授河北郡守。加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增邑通前一千戶。定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諸將亦稱其長者。十五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二年。行周禮。爵隨例改。封長湖郡公。後仕周。

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七百餘人。魏子孫在齊者。無子遺焉。西魏權歸周室。而元氏戚屬。皆布列職。及其移祚。尙獲保全。今錄其名位可知者。附於此。

育大將軍、淮安王。

替大將軍、尙書令、少保、小司徒、廣平郡公。

維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保、韓國公。

正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魯郡公。

顏子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洵州刺史、宜郡公。

壽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鄴州刺史、安樂縣公。

審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遂州刺史、房陵縣公。

景暄直閣將軍、從孝武帝入關。

僧育、頓邱伯。

烈尙書、廢帝二年、以謀殺宇文泰事洩、泰殺之。

暉、武伯、下大夫。

臨洮王森、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並文帝兄子、大統九年、邙山之戰、爲東魏所擒。

文七王

晉王謹、大統十三年卒。

武都王戊、大統六年、爲秦州刺史。

梁王儉。大統十一年封。後仕爲大將軍。

趙王寧。大統十三年封。

燕王儒。大統十六年封。

吳王公。大統十六年封。

宜都王式。

公主

馮翊公主。孝武帝妹。初封平原公主。下嫁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主無禮。又嘗殺主侍婢。主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馮翊公主。永熙三年。下嫁宇文泰生子覺。大統七年薨。

金明公主。文帝女。下嫁大丞相帳內都督尉遲迴。迴官至柱國大將軍。封蜀公。

襄樂公主。文帝女。下嫁漢安縣公章世康。

案世康。孝寬兄。寬之子。周書章孝寬傳。作世康。尙魏文帝女。隋書章世康傳。作尙周文帝女。北史孝寬傳。從周書。世康傳。從隋書。兩傳歧異。考周書李基。李暉。于翼。

三傳皆稱尙太祖女。不稱文帝。則世康爲尙魏文帝女無疑。隋書譌魏爲周耳。

安樂公主。文帝女。下嫁咸陽郡公王弼。

公主。封號未聞。文帝女。下嫁武邑公宇文震。

晉安公主名胡摩。文帝第五女。下嫁略陽公宇文覺。覺受魏禪。立主爲皇后。帝廢。主出俗爲尼。建德初。尊爲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氏革命。主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薨。

公主。封號未聞。文帝女。下嫁白土縣公辛威。

義陽公主。文帝女。下嫁鉅鹿郡公竇照。

西魏書卷十三

宇文泰列傳三上

宇文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世居遼西。高祖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元菟公。道武帝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禦之。寶敗。陵率甲騎五百來歸。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曾祖系祖。並以武略稱。父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作亂。其僞署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可孤。其衆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鮮于脩禮。脩禮令還統其部衆。及爲定州軍。破破於陣。泰生有異姿。少隨父在鮮于脩禮軍。及葛榮殺脩禮。泰時年十八。榮遂任以將帥。泰知其無成。將與諸兄謀欲逃避。會尒朱榮擒葛榮。定河北。泰隨例遷晉陽。榮以泰兄弟雄傑。懼或異己。遂託以他罪。誅泰第三兄洛生。復欲害泰。泰自理家冤。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孝昌二年。以統軍從榮征燕州。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立爲魏主。率兵入洛。孝莊帝出居河內以避之。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泰與岳有舊。仍以別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戶。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万俟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尒朱天光及岳等討之。泰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僞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泰功居多。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戶。加直閣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百姓凋殘。泰撫以恩信。民皆悅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普泰二年。尒朱天光東拒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秦州

刺史侯莫陳悅從天光將軍衆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而計無所出。泰謂岳曰：「今天光尙邇，悅未有二心，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尅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說之必從。」岳大喜，卽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不行，乃相率襲長安。泰輕騎爲前鋒，泰策顯壽怯懦，聞諸軍將至，必東走，乃倍道兼行，顯壽果已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太昌元年，岳爲關西大行臺，以泰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高歡旣破尅朱，遂專朝政，泰請往觀之，歡問岳軍事，泰口對雄辨，歡以爲非常人，欲留之。泰詭陳忠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歡果遣追之，至關不及。泰還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陳悅本實庸材，遭逢際會，遂叨任委，旣無憂國之心，亦不爲高歡所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卽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闕請事，密陳其狀，帝深納之。加泰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謀於其衆曰：「夏州鄰接寇賊，須加綏撫，安得良刺史以鎮之？」衆皆曰：「宇文左丞卽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廢？」沈吟累日，乃從衆議。於是表泰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泰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高歡。及永熙三年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泰計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怙

衆密邇。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於河曲。岳果爲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闕。不宜統御。近者迫於羣議。推相攝領。今請避位。更擇賢材。於是趙貴言於衆曰。元帥忠公盡節。暴於朝野。勳業未就。奄罹凶酷。豈唯國喪良宰。固亦衆無所依。必欲糾合同盟。復讐雪恥。須擇賢者。總統諸軍。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雖欲立忠建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謨冠時。遠邇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齊肅。賞罰嚴明。真足恃也。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則大事集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曰。侯莫陳悅不顧盟誓。棄恩背德。賊害忠良。羣情憤惋。控告無所。公昔居管轄。恩信著聞。今無小無大。咸願推奉。衆之思公。引日成歲。願勿稽留。以慰衆望也。泰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聞悅今在永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泰曰。悅旣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趨趙。屯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爲也。且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欲應悅密圖泰。事發斬之。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歡遣長史侯景招引兵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尙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卽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於時帝將圖高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泰。侯莫陳悅亦被敕追還。悅旣附歡。不肯應召。泰謂諸將曰。侯莫陳悅枉

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悅。及元毗還。奏表於帝曰。臣前以故關西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橫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感。志雪讎恥。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既爲衆情所逼。權掌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況此軍士。多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綏。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秦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兵衆未集。假此爲詞。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岳雖復據有此衆。然終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恆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帝詔秦曰。賀拔岳旣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卽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秦又表曰。侯莫陳悅。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命。阻兵永洛。彊梁秦隴。臣以大宥旣班。忍抑私憾。頻問悅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悅並維繫使人。不聽反報。觀其旨趣。勢必異圖。臣正爲此。未敢自拔。兼順衆情。乞少停綏。秦乃與悅書責之曰。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荆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擁旌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繫公是賴。勳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彙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

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還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狠妒勝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慚於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蔭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悅旣懼秦謀已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與悅爲黨援普撥疑之封詔以呈秦秦表之曰臣自奉詔總平涼之師責重憂深不遑啓處訓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戀本土侯莫陳悅窺窬進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悅授以內官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悅堪爲邊扞乞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於事無益初原州刺史史歸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人助歸鎮原州秦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騎一千襲歸擒之并獲次安伯和等送於平涼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撥又遣其將叱干保洛領二千騎來從軍三月秦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之意士卒莫不懷憤乃表曰臣聞誓死酬恩覆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自大都督臣岳歿後臣頻奉詔還闕秣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將已下咸稱賀拔公視我如

子。今讎恥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雪冤酷。萬死無恨。且悅外附疆臣。內違朝旨。臣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待斧鉞。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軍出木峽關。大雨雪。平地二尺。秦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者。左右亦不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秦至永洛。命圍之城。降。卽率輕騎數百趨略陽。以臨悅軍。悅大懼。乃召其部將議之。皆曰。此鋒不可當。勸悅退保上邽。以避之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乃間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中自驚潰。將卒或相率來降。秦縱兵奮擊。大破之。虜獲萬餘人。馬八千匹。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秦曰。悅本與曹泥應接。不過走向靈州。乃令原州都督導邀其前。都督賀拔穎等追其後。導至牽屯山。追及悅。斬之。秦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秦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衆大悅。時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舉州搔擾。宕昌羌梁企定引吐谷渾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氏羌連結。所在蜂起。南岐至於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秦乃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還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高歡聞秦隴克捷。乃遣使於秦。甘言厚禮。深相倚結。秦拒而不納。時高歡已有異志。故帝深仗秦。乃徵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聲援。仍令秦稍引軍而東。秦乃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秦之討悅也。悅遣使請援於高歡。歡使其都督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而雍州刺史賈顯送船與軌。請軌兵入關。秦因梁禦之東。

乃逼召顯赴軍。禦遂入雍州。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勞軍。進泰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於是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郡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拒代。遣輕騎襲擒之。待伯自殺。時帝方圖高歡。又遣徵兵。泰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進授泰兼尙書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封如故。泰乃傳檄方鎮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閒三五。皇家創厯。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臺。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視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茲回。乃勸尔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萬兒復爲弑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尔朱。亟通表奏。云取讒賊。旣行廢黜。遂將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翌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闔。莫非親黨。皆行貪虐。變竄生人。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痛。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閣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以姦志未從。恐先洩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膂。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贍。以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

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儻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疋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茲大寶谿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師四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常受賑銳師百萬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慊况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歟泰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鸞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鸞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泰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宏農而高歡稍逼京邑帝親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虎牢遣使告泰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

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兵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遂棄椿還。給帝云。高歡兵至。七月丁未。帝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秦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公之忠節。曝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責在朕躬。無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秦決焉。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尙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尙書。隨機處分。解尙書僕射。餘如故。秦固讓。詔敦諭。乃受。初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秦。未及結納。而帝西遷。至是詔秦尙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高歡襲陷潼關。侵華陰。秦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歡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秦乃進軍討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帝之入關也。以從妹平原公主明月從。秦殺明月。由是帝與秦不安。閏十二月。秦弑帝。而立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皇帝。

西魏書卷十四

宇文泰列傳三下

大統元年。進泰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泰固讓。王及錄尚書事。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泰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泰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鬪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不能徑度。此五日中午。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泰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泰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棄城走。高歡亦撤橋而退。企子元禮。尋復洛州。斬東魏刺史杜密。泰還軍長安。六月。遣儀同于謹取楊氏壁。泰請罷行臺。帝復申前命。泰受錄尚書事。餘固讓乃止。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丁丑。帝命泰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峰。劉亮。王惠。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泰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

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至槃豆。東魏將高叔禮守柵不下。謹急攻之。乃降。獲其戍卒一千。送叔禮於長安。戊子。至宏農。東魏將高干。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於時連雨。秦乃命諸軍冒雨攻之。庚寅。城潰。斬徽伯。虜其戰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賀拔勝追擒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降。高歡懼。率衆十萬出壺口。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饑。秦旣平宏農。因館穀五十餘日。時戰士不滿萬人。聞歡將度。乃引軍入關。歡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巖嚴守。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據渭南。徵諸州兵。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知。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卽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齋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高歡軍六十餘里。歡引軍來會。癸巳。旦。侯騎告高歡軍且至。秦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高歡至。望我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秦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高歡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進

秦柱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并其下將士賞各有差。遣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趨荊州，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牙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秦進軍蒲坂，略定汾絳。於是許和殺張瓊，以夏州降。初，秦自宏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敖曹圍宏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敖曹復走。度河，信遂入洛陽。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滎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彥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定，皆來附。自梁城以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秦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將任祥率河南兵與雄合，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史邠。一作樁以州來附。四年三月，秦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遣其將侯景、庫狄干、高敖曹、元軌、可朱渾元、莫多婁貸文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高歡繼其後，先是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秦率軍救信，帝亦東征。八月庚寅，秦至穀城，莫多婁貸文可朱渾元來逆，臨陣斬貸文，元單騎遁免，悉虜其衆。送宏農，遂進軍瀘東。是夕，帝幸秦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秦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秦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秦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

又未知帝及秦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卽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宏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宏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爲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公卿輔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帝留止閼鄉。遣秦討之。長安父老見秦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導。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秦會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於是乃定。帝還長安。秦復屯華州。五年冬。大閱於華陰。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鵠。將侵荊州。秦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五千出武關。景乃退還。夏。茹茹度河至夏州。秦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七年冬。秦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八年十月。高歡侵汾絳。圍玉壁。秦出軍蒲坂。將擊之。軍至阜莢。歡退。秦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秦率諸將朝於行在所。九年春。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秦帥師迎之。令開府李遠爲前軍。至洛陽。遣開府于謹攻柏谷塢。拔之。三月。高歡至河北。秦還軍灑上。以引之。歡果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秦留輜重於灑曲。士皆銜枚。夜登邙山。未明擊之。歡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而獲免。秦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歡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歡軍復合。秦又不利。夜乃引還。旣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開府達

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秦以邛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帝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算。朕所以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十年五月。秦入朝。十月。大閱於白水。十一年三月。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爲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十月。大閱於白水。至岐陽。十二年七月。秦大會諸軍於咸陽。十三年正月。東魏高歡薨。其子澄嗣。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

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澄遣其將韓軌、庫狄干等圍景於潁川。三月，泰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等遁去。景請留收輯河南，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七月，侯景密圖附梁。泰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十四年，帝詔封泰長子毓爲寧都郡公，食邑三千戶。初，泰以平元顯納孝莊帝之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縣爲郡，而以封毓。用彰勤王之始也。五月，進授泰太師。泰奉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將東趣五原。至蒲州，聞帝不豫，遂還。既至，帝疾已愈。於是還華州。是歲，東魏遣其將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政於潁川。踰年春，泰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東南諸州兵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後遂度江圍建業。梁司州刺史柳仲禮以本朝有難，率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暲舉郡來附。泰使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景克建業，仲禮還司州。率衆來寇，暲以郡叛。遣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僕射長孫儉討之。攻克隨郡。忠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踰年正月，柳仲禮率衆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滌頭，大破之。擒仲禮，悉虜其衆。馬岫以城降。三月，帝封泰第二子震爲武邑公，邑二千戶。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詵與其叔父荊州刺史湘東王繹不睦，乃稱蕃來附。遣其世子燾爲質。及楊忠擒仲禮，繹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七月，泰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宏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十七年三月，帝崩。皇太子嗣位。泰以冢宰總百揆。二年，帝詔泰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

中外諸軍事。三月，秦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迴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秦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五月，蕭紀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引迴軍向成都。至八月，克之。七月，秦自姑臧至長安。十一月，尙書元烈謀殺秦事發，秦誅之。帝自是有怨言。秦於是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初，羣臣有勸秦踐極者，秦以問薛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龜窮僭僞，然後俯順樂推。秦撫其背曰：成我者卿也。元年四月，帝大饗羣臣，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宜勉之。公旣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秦乃令太常盧辨作告諭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詔封秦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邑各二千戶。七月，秦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結連於齊，言辭悖慢。秦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章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丙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三年，行周禮，建六官。秦爲太師、大冢宰，初秦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辨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

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四月。秦北巡。七月。度北河。帝封秦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邑各一千戶。九月。秦有疾。還至於雲陽。十月乙亥。薨。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諡文公。子覺嗣。

案北史通志。俱作年五十。

今從

周書

論曰。秦以微賤起關中。攘逐羣凶。匡復魏室。功豈不大哉。然天子守府而已。政權悉自己出。卒成篡弑之謀者。秦爲之也。秦母王氏孕五月。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及生。有黑氣如蓋覆其地。其生固異矣。觀其施措開造。卓然有度。越百世之規。然則值水德之衰。而嗣生聰明英武之人於其時者。豈非天所啓與。

西魏書卷十五

斛斯長孫賈樊賀拔念列傳四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弗莫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封陽曲縣公。除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及尒朱榮死。適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遂棄州歸悅。悅授尙書左僕射司空。封靈邱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率所部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足死問。請滅己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在。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尒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尒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高歡。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賈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闔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尒朱約爲兄弟。今何忍懸其首於家門。寧

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高歡。及歡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能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敘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拜受。當時榮之。椿遂密勸孝武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置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高歡。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嘆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閒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虎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尙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尙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寮赴哭，詔賜東園祕器，遣尙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尙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恆州刺史，常山郡王。諡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輜輳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爲高歡所殺。三子入關。長孫冀歸代人，曾祖上黨王道生，祖族位少卿，父觀，征南大將軍。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

家業。賜名稚。

北史避作幼。

字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爲前將軍。從孝文南討。授承業七兵尙書。太常卿。右

將軍。出爲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旣總強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尙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鄴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沱。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尙書右僕射。未幾。離州刺史蕭寶夔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尙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結連。以應寶夔。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內。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

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雒州平，除雒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尙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錄尙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尔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孝武入關，承業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尙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雒州刺史。諡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鬪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妒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

子彥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高歡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宏農，以爲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寶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尙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

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捨汎階十七級。爲子義貞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勳。封平原縣伯。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碩嘆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襲父爵。例降爲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六官建。拜大司樂。後仕於周。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球之見而奇之。以女妻焉。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長。容貌魁舉。風儀溫雅。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文帝與羣臣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坐中有一人。次云。匡救其惡。既出西閣。宇文泰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後從宇文泰授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仕周。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

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旣達秀容。爲尔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閣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尔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顯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顯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尔朱榮之死也。顯度奔梁。梁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尔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據河橋。誅尔朱氏。孝武帝初。除尙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高歡。帝怒。賜顯度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尔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克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尙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顯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顯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尙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敏於

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餓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趨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鄆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二豫鄆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敕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暉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暉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趙脩延叛於荊州。詔子鵠通三鵠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朱仲遠。仲遠已奔梁。收其兵馬甲仗。時梁遣元樹入寇。陷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迎戰。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內。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推衄。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梁遣救。乃分兵擊梁。苞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衆。班師。孝武帝賚馬匹。遷吏

部尙書轉尙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梁梁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雋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探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高歡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攻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善見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齋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國初爲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絕倫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茹茹數爲寇北邊患之爾頭將遊騎深入覘候前後以八十數悉知虜之倚仗後雖有寇至不能爲害以功賜爵龍城侯父度拔性果毅爲武川軍主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反南侵城邑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族其賊僞署王衛可孤徒黨尤盛旣圍武川又攻懷朔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時亦爲軍主從度拔鎮守旣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而出賊追及之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元彧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士女延首企望官軍大皇帝室藩維與國休戚受任征討理宜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猶豫不決懷朔若陷則武川隨亦危矣逆賊因茲銳

氣百倍。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謀。亦不能爲大王用也。或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勝復突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乃開門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而武川已陷。勝乃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後隨度拔與宇文肱等襲殺可孤。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元淵在五原。爲破六汗賊所圍。召勝爲軍主。勝乃率募二百人。開東城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遂退軍數十里。廣陽以賊稍卻。因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以功拜統軍。加伏波將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恆州時。有鮮于阿胡據朔州。流民南下爲寇。恆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兵攻肆州。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勝委質事榮。時杜洛周阻兵幽定。葛榮據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意欲屈君鎮之。君意如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爲鎮遠將軍別將。領步騎五千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孝昌末。從榮入洛。以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邑四百戶。累遷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從太宰元穆北征葛榮。爲前鋒。大都督。戰於濼口。大破之。虜獲數千人。時洛周餘燼。韓婁在薊城結聚。復以勝爲大都督。鎮中山。婁素聞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顯入洛陽。孝莊帝出居河內。榮徵勝爲前軍大都督。領千騎與尒朱兆自破石度。大破顯軍。擒其子領軍將軍寇受。及梁將陳思保等。遂前驅入洛。拜武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六百戶。進爵眞定縣公。遷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尒朱榮之被誅也。勝與田怡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未加嚴防。怡等議卽

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從至河橋。勝以爲臣無讐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謁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乃降之。復與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軍。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及朱氏將討高歡，度律自洛陽引兵，兆起并州，仲遠從滑臺。三帥會於鄴東，時勝從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嫌，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解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遂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孤，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孤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旣得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軍。高歡旣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使鐵騎陷陣，出高歡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驕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率麾下降高歡。度律以此先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高歡，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爲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授南道大行臺，尙書左僕射。勝攻梁下，澁戍擒其戍主尹道珍等，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率其種落歸款。梁雍州刺史蕭續擊道期不利，漢南大駭。勝遣大都督獨孤信、軍司史寧、歐陽鄼、城南雍州刺史長孫亮、南荊州刺史李魔憐、大都督王元軌，取久

山白洎都督拔略昶。史件龍取義城均口。擒梁將莊思延。獲甲卒數千人。攻馮翊。安定。沔陽。竝平之。勝軍於樊鄧之間。梁武敕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中書令。增邑二千戶。進爵瑯琊郡公。會高歡與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西遷。勝還軍南陽。遣右丞陽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浙陽。詔封勝太保。錄尚書事。時高歡已陷潼關。屯軍華陰。勝乃還荊州。州民鄧誕執元穎北引侯景。勝至與戰。勝敗。中流矢奔梁。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帥北討高歡。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帝握勝手。歔歔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後從宇文泰擒竇泰於小關。加授中軍大都督。又從泰攻宏農。勝自陝津先度河。東魏將高干遁。勝追獲囚之。下河北。擒郟守孫晏。摧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增邑并前五千戶。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秦命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高歡悉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泰。追之於汾北。又從戰邙山時。秦見高歡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適與歡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爾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稍追歡數里。刃垂及之。歡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歡已逸去。勝嘆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歡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於位。臨終。手書與秦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

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泰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泰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位。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禮。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泰不拜。尋而自悔。泰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中。泰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泰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泰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宰錄尚書事。諡曰貞獻。勝無子。以弟岳子仲華爲嗣。大統三年。賜爵樊城公。廢帝時。爲通直郎散騎常侍。遷黃門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守廟下大夫。兄弟三人。竝以豪俠知名。兄允字阿泥。孝武時。位至太尉。封燕郡王。爲高歡所害。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書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孤功。除別將。尋招慰雲州。高車。鮮卑等皆降之。除假節平東將軍。封屯留縣伯。邑五百戶。建義初。爲大都督。鎮井陘。加撫軍將軍。黎陽郡守。余朱榮入洛。拜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大僕卿。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平恩縣公。增邑五百戶。普泰初。除使持節瀛州諸軍事。驃騎將軍。瀛州刺史。永熙中。拜第一領民酋長。加散騎常侍。行南兗州事。進驃騎大將軍。入爲殿中尚書。加儀同三司。孝武欲討高歡。以賢爲中軍北面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增邑一千戶。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出

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涼瓜鄯渭洮沙七州諸軍事。大將軍。河州刺史。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季等。同爲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卽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譽頗減。五年。除都督秦渭原涇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宇文泰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論曰。永熙之季。高歡思逞不軌。而未敢遽發者。老臣宿將若斛斯椿。念賢輩有以維繫牽制之也。孝武將討高歡。旣以斛斯爲心膂。乃楊寬閒之。至於主辱國分。而不能復振。其時會爲可惜已。然觀其同心戮力。濟於艱難。諸臣洵忠藎之士哉。

西魏書卷十六

王二字文婁毛楊列傳五

王熊字熊熊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熊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熊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熊爲長史。執政者恐熊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啓熊爲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舉熊。故當可用。及克硤石。熊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乃拜熊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祿優厚。何爲致辭。熊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後以軍功。封定陽子。梁將曹義宗圍荊州。敕熊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時諸方鼎沸。所在彫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熊爲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旣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熊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熊乃煮粥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熊額。不爾。王熊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熊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熊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熊行南秦州事。熊至州。召其魁帥爲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

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熊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宇文泰徵兵爲勤王之舉。熊請前驅効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高歡率軍潼關。人懷危懼。熊勸勵將士。衆心乃安。歡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脩州城未畢。梯在城外。歡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熊。熊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熊尙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熊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熊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高歡士馬甚盛。宇文泰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熊。令加守備。及歡至城下。謂熊曰。何不早降。熊大呼曰。此城是王熊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熊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熊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熊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熊議之。熊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熊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熊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熊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熊爲設食。使乃裂

去薄餅緣。熊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蠶造成，用力不少，爾乃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熊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熊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熊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鞞履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尙其均平，嗤其鄙碎。熊舉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大統十年卒於鎮。贈太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諡曰忠。熊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熊卒。孫述，襲扶風郡公，仕周。

宇文顯和，秦之族子，曾祖晉陵祖求，男位並顯達。父金殿，兗州刺史，吉縣侯。顯和少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及卽位，擢授冠軍將軍，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高歡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卽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閣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溱水，宇文泰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備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泰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衝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

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恭帝元年卒年五十七子神舉

宇文測字澄鏡泰之族子曾祖豆頰祖麒麟父永位竝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尙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高歡有異圖詔測詣泰言令密爲之備泰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泰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重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存性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餼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爲仇讎矣時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泰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幾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贈本官諡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

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赦得免。盜既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

婁寶。字道成。代人也。代爲酋帥。曾祖恭王伏連祖。祖大拔。鉅鹿子。寶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爲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囚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卽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爲內應。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敕寶與行臺長孫子彥鎮宏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爲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爲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夤爲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邃。時爲都督。以遐爲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邃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氏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爲盟主。旣而賊帥宿勤買

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砍射。縱兵追之。擊七柵皆平。後寶夤搆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祗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擒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爲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內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尙書二州行臺。孝武入關。敕置二尙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爲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爲豪右。貲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尙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至於自供衣食粗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楊儉。字景則。宏農華陰人。祖恩。鎮遠將軍。河間內史。父鈞。恆州刺史。懷朔鎮將軍。諡恭儉。偉容儀。有才行。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頓邱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都督。潁州諸軍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初。除衛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尙寬惠。夷夏安之。孝武西遷。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高歡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戶。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諡曰靜。

西魏書卷十七

董乙弗寇梁若干怡劉雷耿陸唐列傳六

董紹字興遠新蔡銅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送江東仍被鑕禁梁領軍將軍呂僧珍暨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梁武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奏聞本朝梁武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遠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梁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及紹還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四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梁將軍曹義宗王元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熊討之旣復順陽進圍馬

圍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州。詔不許。蕭寶夔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夔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尙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尙朱天光爲關右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尙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宇文泰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宇文泰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辭橙作表。前後再奏。帝尙執謙沖不許。泰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泰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尙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勾子。後隸賀拔岳。從尙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高歡。授朗閣內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宇文泰以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

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槌牀。而便氣盡。贈太尉。子鳳。仕周。據三石齋生散通志三作

二。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辨。不拘小節。正光末。以北邊賊起。遂率鄉親避地於并肆。因從尔朱榮征討。及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破赤水。蜀。以功拜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別將封臨邑縣男。邑二百戶。又從岳獲賊帥尉遲菩薩於渭水。破侯服侯元。進於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於長坑。洛每力戰。並有功。加龍驤將軍。都督。進爵安鄉縣子。累遷征北將軍。衛將軍。於平涼。以洛爲右都督。侯莫陳悅旣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洛於諸將之中。最爲舊齒。素爲衆所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共相糾合。遂全衆而反。旣至原州。衆咸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洛復自以非才。乃固辭。與趙貴等議迎宇文泰。帝以洛有全師之功。除武衛將軍。泰至平涼。以洛爲右大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帝西遷。進爵臨邑縣伯。邑五百戶。尋進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大統初。詔曰。往者。侯莫陳悅。遠同逆賊。潛害故清水公岳。志在兼并。當時造次。物情驚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涇州刺史。大將軍。臨邑縣開國公寇洛。忠款自心。勳誠卓立。遂能糾合義軍。以待大丞相。見危授命。推賢而奉。此而不賞。何以勸勵將來。可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氏爲襄城郡君。又轉領軍將軍。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加侍中。與獨孤信復洛陽。移鎮宏農。四年。從泰與東魏戰於河橋。軍還洛。率所部鎮東雍。五年。卒於鎮。時年五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豳涇原

三秦二岐十州諸軍事。太尉、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武子。和嗣。仕周。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爲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太武征討，位至揚武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趨詳雅。及長，好弓馬。尒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授宣威將軍。都將，共平關右。除鎮西將軍、東益州刺史。第一領民酋長，封白水縣伯。邑三百戶。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翌戴宇文泰從征侯莫陳悅，遷武衛將軍。泰旣平秦隴，方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高歡，泰微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旣與顯相見，因說顯曰：「魏室陵遲，天下鼎沸，高歡志在凶逆，梟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算略無方，方欲扶危定傾，匡復京洛，公不於此時建功立效，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卽出迎泰，禦遂入鎮雍州，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元年，轉右衛將軍，進爵信都縣公。邑一千戶。尋授尚書右僕射。從泰復宏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民庶稱焉。四年，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諡曰武昭。子睿，襲爵。仕周。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與魏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從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年弱冠，從尒失榮征伐，定河北，破元顥，以功拜中堅將軍。復以別將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擒萬俟醜奴。平永洛，定隴右，每力戰有功，封北平縣男。邑二百戶。累遷鎮遠將軍、都督直寢。征西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翌戴字文泰仍從平悅。拜直閣將軍。孝武西遷。除右衛將軍。大都督。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出爲北華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將軍。大統初。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進爵長樂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四年。帝東巡洛陽。與高歡戰於河橋。惠力戰破之。大收降卒。七年。遷中領軍。及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秦帥師迎之。軍至洛陽。高歡屯兵邙山。及戰。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逐北數里。虜其步卒。歡兵乃萃於左軍。軍將趙貴等戰不利。諸軍因之並退。會日暮。歡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歡騎復來追惠。惠徐乃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軍而還。歡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宏農。見秦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篲。於是歔歔不能自勝。秦壯之。尋拜秦州刺史。未及之部。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十二年。東魏將侯景侵襄州。惠率兵擊走之。明年。景請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以爲聲援。遇疾。薨於軍。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秦常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嘆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秦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及薨。爲流涕者久之。贈本官。加秦州刺史。諡曰武烈。子鳳嗣。仕周。怡峰。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道武時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文。冀州刺史。峰少以驍勇聞。永安中。假龍驤將軍。爲都將。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以功授給事中。明威將軍。轉征虜將軍。都督。賜爵蒲陰縣男。岳被害。峰與趙貴等同謀。翌戴字文泰。進爵爲伯。時原州刺史史。

歸。猶爲侯莫陳悅守。秦令峰與侯莫陳崇討擒之。及高歡與孝武帝構隙。秦令峰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值孝武西遷。峰卽從秦拔回洛。復潼關。拜安東將軍。華州刺史。尋輔大都督討曹泥有功。進爵華陽縣公。邑一千戶。大統二年。從破寶秦於小關。還拜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復宏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峰率奇兵至成皋。入其郛。收其戶口而還。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峰復以輕騎五百邀擊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圍洛陽。峰與季海守金墉。及與東魏戰河橋。時峰爲左軍不利。與李遠先還。秦遂班師。詔原其罪。拜東西北三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後與于謹討劉平。又從解玉壁圍平柏谷塢。並有功。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峰與于謹討之。大統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峰與趙貴赴援。至南陽病卒。年五十。峰沈毅有膽略。得士卒心。當時號爲驍將。贈華州刺史。諡曰襄威。子昂嗣。昂弟光春。並仕周。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祖祐。連蔚州刺史。父持真。鎮遠將軍。領民酋長。大統中。以亮著勳。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擊侯伏。侯元進。万俟道洛。万俟醜奴。宿勒明達。及諸賊。亮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封廣興縣子。邑五百戶。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宇文泰。悅平。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等諸州。應之。衆至數萬。秦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將二十騎。先豎纛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縣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迎。

大軍。賊黨懼。一時降服。諸州羣賊皆卽歸款。及秦置十二軍。簡諸將以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峰俱爲騎將。孝武西遷。以迎駕功。除使持節。右光祿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大統元年。以復潼關功。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饒陽縣伯。邑五百戶。尋加侍中。從擒竇泰。復宏農。戰沙苑。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郡公。邑通前二千戶。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俄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泰乃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十年。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清淨。百姓安之。在職三歲。卒於州。時年四十。喪還京師。秦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諡曰襄。子昶。娶秦女仕周。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儀之美。遂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尙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爲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高歡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爲邊州建功。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爲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宇文泰。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

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爲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爲岳長史。泰爲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祕器。子渙。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避劉石之亂。居遼東。因仕於燕。曾祖超。率衆歸魏。遂家於神武川。豪少羸獷。有武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岳被害。歸宇文泰。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縣子。邑三百戶。除寧朔將軍。奉車都尉。遷征虜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戶。從擒竇泰。復宏農。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中散大夫。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泰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於是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除鎮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南郢州刺史。九年。從戰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拜北雍州刺史。十三年。論前後戰功。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戶。十五年。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泰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泰曰。

外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泰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爵。諱。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爲。勝。也。豪。之。麤。猛。皆。此。類。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五。贈本官。加朔州刺史。子雄。嗣位。至大將軍。陸政。吳郡人。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太武帝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泉出。而有魚。遂得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初從尒朱天光及敗。歸宇文泰。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泰以高平霸業所基。委命留事。官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進爵爲公。大統中卒。子通。唐永。北海平壽人也。本居晉昌之憤安縣。晉亂。徙於丹陽。祖揣。始還魏。官至北海太守。因家焉。父倫。青州刺史。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爲北地太守。當郡別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甲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內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著帛展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夤表永爲南幽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隨數日始得出境。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尋加衛將軍。封平壽伯。卒。贈司空公。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子陵。瑾。

西魏書卷十八

三王李宇文張令狐趙蔡徐裴叱列檀列傳七

王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尔朱榮討元顥以功除討夷將軍進爵內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別封深澤縣男邑二百戶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翊戴宇文泰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爲最及孝武西遷以奉迎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戶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後常從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除河州刺史羣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三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諡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子慶小名公奴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王盟字作明宇文泰之舅氏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熊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

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間。及尒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爲前鋒。擒萬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宇文泰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爲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復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文帝悼后於蠕蠕。加侍中。遷太尉。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跋氏。東魏侵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宏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諡曰孝定。子勸懋。

勸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宇文泰入關。及平秦隴。定關中。勸常侍從。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勸曰。意欲兼之。泰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肅。文帝嘗曰。王勸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勸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勸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年二十六。泰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諡曰忠武。子嗣襲爵。尙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正光中。起家奉朝請。除太尉。

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圍壽春。臨淮王彧赴援。以子直參軍事。與梁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乃退。淮南民因兵後聚爲盜。彧令子直招撫之。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大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爲行臺郎中。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子直破之。除尙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四年。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尙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涼州刺史。宇文仲和逆命。子直從獨孤信討平之。入爲大行臺郎中。吐谷渾寇西平。子直出隴右。破之於長寧川。賊遁走。十五年。進左光祿大夫。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齊王廓出牧秦隴。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轉并州長史。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以德政化民。西土悅服。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子宣禮。

李虎。字文彬。成紀人。七世祖涼武昭王嵩。子歆。爲沮渠蒙遜所滅。曾祖重耳。始仕魏。爲宏農太守。祖熙。金門鎮將。戍武川。因象焉。父天賜。爲幢主。虎少儻有大志。好讀書。不存章句。尤善射。輕財重義。深爲賀拔岳所重。從岳平元顛。封晉壽縣子。拜寧朔將軍。屯騎校尉。與岳破万俟醜奴。留鎮隴西。累遷東雍州刺史。岳鎮隴右。以虎爲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岳兄勝收岳衆復讎。不從。聞宇文泰統岳衆。乃還。至闕鄉。爲高歡將所獲。送雒陽。帝方收關右。見虎甚喜。拜衛將軍。賜金帛。使就泰。以迎帝功。拜驍騎將軍。加儀同三司。靈州刺史。曹泥黨於高歡。虎往討之。招諭費也。頭之衆。并力攻泥。四旬而尅。阿至羅斷其歸路。虎

襲擊破之。進長安縣侯。虎不受。讓兄子康生。從破沙苑。斬級居多。賊帥梁合定據河州作亂。虎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爲隴右行臺討之。部將烏軍長命潛與賊應。虎斬之。賊聞大懼。遁走河北。虎師將濟河。賊率衆降。獲男女數萬口。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師還。擊南岐州反兵楊益生。馬僧等破之。益生遣使僞降。虎亦僞令軍曰。賊旣降。可休士放馬。以俟還朝。使反白。益生大喜。不爲備。放兵外營求食。虎夜趨之。比曉。圍城已合。外兵不得還。城中大擾。遣壯士排闥入。無敢動者。俘益生以歸。尋授岐州刺史。莫折後熾寇秦州。虎討降之。母卒。哀毀過禮。及葬。特給輜輶車。廬墓側。負土成墳。優詔起之。嘗與宇文泰閱武北山下。有爲豹噬者。莫敢救。虎直趨捉豹殺之。泰大悅曰。公之名虎。信不虛也。後進封趙郡公。歷渭秦二州刺史。復擊叛胡平之。徙封隴西公。十四年。拜太尉。遷右軍大都督。柱國大將軍。少師公。十六年。爲八柱國之一。賜姓大野氏。恭帝元年五月薨。子昞。

宇文導。字菩薩。泰從子。少雄豪。有仁惠。初與諸父在葛榮軍。榮敗。入關。從征伐。泰討侯莫陳悅。導鎮原州。悅敗走。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悅。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陽縣侯。邑五百戶。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文帝卽位。以定策功。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宇文泰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高歡度河侵馮翊。泰自宏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歡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橋。會秦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尋加

侍中。開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降。皇太子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得守捍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南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爲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帝命宇文泰發關中兵討之。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宇文泰每出征討。導恆居守。深爲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恭帝元年十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帝遣侍中漁陽王繩監護喪事。贈本官。加尙書令。秦州刺史。諡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導五子。廣。亮。椿。衆。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永安中。隨尔朱榮擊元顥。除討寇將軍。奉朝請。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尔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務。尋轉倉曹。加鎮遠將軍。時穀糴湧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賑其乏。及岳被害。宇文泰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

如卿言真可恃也。泰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邑三百戶。加左將軍。濟州大中正。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六年。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尙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宇文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加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尙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諡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

令狐蚪。敦煌人也。世爲西土冠冕。祖嗣父紹安。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蚪早以名德著聞。仕歷瓜州司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長城縣子。大統末。卒於家。帝遣使者監護喪事。又敕鄉人爲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子整。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朝。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正光五年。鄜元爲河南尹。辟肅爲主簿。孝昌中。起加殿中侍御史。加威烈將軍。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尋除直後。轉直寢。永安初。授廷尉。天平二年。轉監後。以母憂去職。起爲廷尉正。以疾免。久之。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遷左將軍。大中大夫。東魏天平初。新安郡守。秩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宇文泰聞之。謂人曰。趙肅可爲洛陽主人也。七年。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仍別駕。領所部義徒。據守大塢。又兼行

臺左丞。東道慰勞。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請之。宇文泰乃謂肅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戶。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肅撰定法律。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正禮。仕周。蔡襲。其先陳留圉人也。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護。景明初。爲陳留郡守。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醜奴寇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乃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大統十三年卒。贈原州刺史。子祐。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辨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脩禮。啓爲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脩禮。自爲魁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尒朱榮死。尒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虎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尒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永熙末。從孝武入關。

中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尙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丞相宇文泰舅子王起化犯罪死，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尋遷度支尙書。卒。子山雲嗣。裴邃，河東聞喜人，父秀業，天水郡守。邃性尤嚴，爲州里所推挹。解褐散騎常侍，奉車騎都尉，累遷諫議大夫。司空從事中郎。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其將司馬恭鎮之。每遣閒人扇動百姓，邃密遣都督韓僧明入城，諭其將士，卽有五百餘人許爲內應。期日未至，恭知之，乃棄城夜走。因是東雍遂內屬。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鄉導，多所降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邑三百戶。進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尉府司馬。除正平郡守，尋卒。官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叱列伏龜，字摩頭陀，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國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民酋長。伏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民酋長。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以爲寧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爲高歡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宇文泰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其兄顯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戶。自此常從征討，亟有戰功。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恆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十七年卒。子椿嗣。仕周。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兗州刺史。翥十歲喪

父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往來。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爲魏明帝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鎮北維表。竊爲行臺郎中。莊帝旣誅尔朱榮。遐使竊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脩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勳。封高堂子。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糺。死於廷尉獄。

西魏書卷十九

李韋郭沓乙速孤李柳宋列傳八

李長壽。伊川人也。父伯扶。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爲汝南郡守。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州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詔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延孫。

延孫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鷓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錄尙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卽率衆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高歡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荷重委。每以尅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世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大統中。以法保著勳。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以急難投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咸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大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授延孫。法保至潼關。宏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詔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二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諡曰莊。子初嗣。仕周。

郭琰。字神寶。京槃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卽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尙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高歡遣竇泰襲宏農。時琰爲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則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流涕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擒。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高歡。言色不屈。見害。

杏龍超。晉壽人也。性尙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旣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會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閣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感歎。詔著作錄之。

李棠字長卿。勃海蓀人也。祖伯貴。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尔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中興初。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孝武帝西遷。棠時在凹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仲密將圖內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遂與棠謀執壽興。仲密乃置酒延壽興。陰伏壯士。壽興辭而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爲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遂與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棠詣闕歸款。帝嘉之。拜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廢帝二年。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乃應募諭之。旣入成都。蕭攜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攜乃苦笞辱之。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躓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祕書監。蚪之次弟也。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檜都督。鎮鄴州。八年。拜河湟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邑三百戶。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

自檜鎮鄆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虯爲祕書丞。弟慶爲尙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宇文泰謂檜曰。卿昔在鄆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結連黨與。將圍檜郡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旣在外。方爲吾徒心腹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賊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宋球。永熙時爲諫議大夫。宇文泰弑孝武帝。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論曰。南北區分。三雄鼎峙。其時擇君委贊者。籌帷幄。與執斧鉞。功相埒焉。及其勢危事迫。奮其氣矜。慷慨殉國。非古所稱烈丈夫哉。長壽諸人。死東魏者三。死梁者三。死叛僞者一。致身抗志。大節稜然。至球以孱儒忤丞相。而忠義之氣。足感動之。球可謂不畏彊禦者矣。

西魏書卷二十

蘇綽列傳九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曹魏侍中則之九世孫。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宇文泰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泰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泰嘗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泰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泰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泰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召綽。具以狀對。泰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泰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泰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高歡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與泰同。遂并力拒竇。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尙書。領著作。兼司農卿。泰方欲革易時

政務宏強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泰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常治心。北史作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北史謬作既。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行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惟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北史治下有自古二字。治亂。北史作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

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北史平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北史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

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北史無矣貴能扇之

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實。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

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

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

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

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

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

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

麥秋在野。蠶婦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北史作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

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

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

要也。北史要下有月字。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

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之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蓄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

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北史守作縣。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

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竝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北史作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

唯試刀筆。竝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愚瞽。則是土牛木馬。形似而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嗣。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

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北史由作因無爲字何治之可得乎？北史作何

致化之北史無其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北史無其可北史無其得乎？志行三字

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

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北史用作授

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

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

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馬，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

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

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

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尙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

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

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

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

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旣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北史惡作怨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北史無此六字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先戒愼。夫戒愼者，北史無夫戒愼三字欲使治獄之

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北史赦作舍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

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守宰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

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北史任作用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

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

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

北史又作各。

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

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

北史無善字。

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

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

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認，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

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尙違時令，而虧帝

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

北史無也。天心傷四字。

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

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

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

北史無者字。

殺一礪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

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

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税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

北史作軍國費廣。

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

北史匱作怨。

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

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

北史功作均。

織紉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

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紉，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

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

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秦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秦欲革其弊。因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秦

案周書秦作虎。李虎也。周書尊秦為紀。故諱之。今從北史。

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

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皆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不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北史龔作龔。武考作孝武。不實其舊。自時厥後。北史時作將。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邱。北史邱作土。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北史念作謙。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辟。上下一體。各

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北史故下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

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敷。北史於政

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北史

未絕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僭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

克又。迪七德。敷九功。龜暴除亂。下綏我蒼生。芴施于九土。北史土若尹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

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詣六職。尉惟

司武。北史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

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

董之以威。刑期于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

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民之不率于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悖于禮讓。

則爭奪之萌生。于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于道。皇帝若曰。

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

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

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魯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于道德仁義。用保我祖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秦周書

作虎

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

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逃至于雍。

北史雍下有顯字

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

行之實難。罔不有初。

北史罔作靡靡上有臣聞二字

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

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于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于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宏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秦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秦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秦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維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

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秦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秦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秦與軍後。酌酒而言曰。尙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秦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竝行於世。子威嗣。

論曰。孝明以降。母后兇淫。余朱逆亂。高歡置廢。人主若除拜然。綱絕維弛。亦已甚矣。逮乎孝武西奔。凡百積喪。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永熙之際乎。綽以經世之略。值大亂之時。改弦而更張之。尊王進霸。秉道乘權。六條計帳之法。行而庶績用以治理。推其志意。駸駸乎欲越百王而躋三五。方之管子治齊。諸葛相蜀。殆庶幾焉。其所制文案。朱墨出入之式。後世奉爲憲章。豈非負名世之才。而年壽短促。不盡其用。與至綽作大誥。以正文體浮華之弊。乃必規橛尙書。以爲程度。勦襲雷同。固其所短耳。

西魏書卷二十一

周辛蘇柳呂列傳十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叉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夤與叉言論。叉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爲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奴等構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及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爲故入虎口。惠達曰。蕭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夤旣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夤送洛。留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卽與參議。岳爲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嘗使至洛。孝武帝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詞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我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恆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惠達歸。宇文泰用爲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泰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

惠達爲府司馬。便委任焉。孝武詔秦尙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爲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卽令惠達先。秦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戮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宦游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秦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尙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戶。秦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旣承喪亂。庶事多缺。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爲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書令。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四年。兼尙書右僕射。其年秦與文帝東征。惠達輔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邛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尙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題嗣。

辛慶之。字慶之。

北史作字餘慶。

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性。父顯崇。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章。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尔朱氏作亂。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竟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

還洛陽。普泰二年。遷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宇文泰東討。爲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四年。東魏陷正平郡。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彊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尙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常侍。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尙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脩。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尋卒於位。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四年。追論歸朝之勳。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及尉遲迴伐蜀。昂招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迴仍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迴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卽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免。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後仕周。

蘇亮字景順武功人也。祖權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河內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後寶夤開府。復爲其府主簿。從寶夤西征。轉記室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知重亮。凡有文檄謀議。皆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稚。尒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累遷鎮軍將軍。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岐州大中正。賀拔岳爲關西大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孝武西遷。除吏部郎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爲恨。臨辭。賜以御馬。七年。復爲黃門侍郎。加驃騎將軍。八年。遷都官尙書。使持節。行北華州刺史。封臨涇縣子。邑三百戶。除中書監。令領著作。脩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不及。故當世敬慕焉。十四年。除祕書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拜大行臺尙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七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章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爲黃門侍郎。亮弟湛讓。

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如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征。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閹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旣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閒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旣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卽位。徵拜尙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授散騎侍郎。尋遷中書侍郎。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識。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宇文泰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軍將軍。南汾州刺史。治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輯。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來歸。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愛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兗州刺史馮儁。引蚪爲府主簿。旣而樊子鵠爲吏部尙書。其兄義爲揚州刺史。乃以蚪爲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並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諏爲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宇文泰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許焉。久之。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總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宇文泰。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之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

謗之論。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皆請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名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脩。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十六年。遷中書侍郎。脩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蚪又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諡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游。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變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尙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宇文泰。思禮預其謀。及泰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孝武功。封汝陽縣子。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文帝卽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尙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禽竇泰。進爵爲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卽讀書。令蒼頭執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宇文泰嘆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子竄嗣。仕周。時有博陵崔騰。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

投書勝議賜死。

西魏書卷二十二

毛泉趙王列傳十一

毛鴻賓。遐之弟也。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倣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爲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爲北雍州。鴻賓爲刺史。詔曰。此以晝錦榮卿也。改三原縣爲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尒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宥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己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爲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閒月餘。特詔原之。及孝武帝與高歡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三二日閒。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高歡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守七寶。遐養之爲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子野叉。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江東。曾祖景言。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臯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尙書郭祚以企年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老父復表請。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元真入寇荊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大破元真於順陽。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椿侵害百姓。凌侮守宰。皆畏不敢言。企收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閣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企爲行臺尙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莅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民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高歡專政。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高歡率

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歡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宙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宙亡投東魏。錄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尙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戶。企志尙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宙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宙爲刺史。企臨發。密誡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淚而決。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

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嫻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宙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宙。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戰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

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

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窟。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皋入附。宇文泰遣仲遵隨于謹攻柏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柏谷旣拔。復會大軍戰於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仲遵對曰。蜂蠶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卽就擒。首尾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己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從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恭帝初。徵拜左衛將軍。尋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後仕周。

趙善字僧慶。太傅楚國公貴之從祖兄也。祖國官龍驤將軍。洛州刺史。父更安樂太守。善少好學。涉獵經史。美容儀。沈毅有遠量。永安初。尒朱天光爲肆州刺史。辟爲主簿。深器重之。天光討邢杲。及万俟醜奴。以善爲長史。軍中謀議。每參預之。天光爲關右行臺。表善爲行臺左丞。加都督。征虜將軍。普泰初。賞平關隴功。拜驃騎將軍。大行臺。散騎常侍。封山北縣伯。邑五百戶。俄除持節東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東拒高歡。軍於寒陵。善又以長史從。及天光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歡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兵。乃遣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善共諸將翊戴宇文泰。仍從平悅。孝武西遷。除都官尙書。改封襄城縣伯。增邑五百戶。頃之爲北道行臺。與儀同李虎等討曹泥。克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尙書右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逾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之量。九年。從戰邙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遂卒於東魏。後周與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度絢仕周。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俄而高歡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彊。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

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脩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歡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宇文泰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摶蒲取之。物已盡。泰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擲將徧。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摶蒲拊牌擲之。比泰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旣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宏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宇文泰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皋。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宏農。思政入宏農。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宏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尙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溼。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

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命舉代人。思政乃遷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宇文泰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宇文泰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爲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泰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尙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常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脩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旣失紹

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高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高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足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高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卒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後齊以爲都官尙書。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邗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後仕周。論曰。事君致身。見危授命。故或從容抗節。或慷慨捐軀。衡其氣量。豈不偉哉。然而勢窮力蹙。陷身異國。君

子論其世未嘗不悲其志焉。鴻賓諸人乃心王室，不幸名位不終，朝廷亦不之罪，泉企思政，子孫封爵，尤爲赫奕。含容惇大，二十餘年，將帥效命，卒闢四方，有以也。

西魏書卷二十三

楊乙弗李蔣檀特趙陳高列傳十二

楊騰宏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爲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爲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卽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諡曰貞襄。子盛。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卽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爲吏部尙書。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智乍愚。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竝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爲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得放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甌。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於趙青雀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以衣倒覆。果如

順興之形。宇文泰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開驪山下二畝地。泰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高歡與軍數十萬。次沙苑。泰以地狹。兵少。懼不敢敵。須臾。順興來。泰詢其策。謀更無餘語。直云：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個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是東軍旗幟。服色尙黃。西兵用黑。泰悟其言。遂力戰。大破歡軍於沙苑。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宇文泰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泰曰：何爲？答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或曰：漢築長城時。順興已爲北面軍主。或隱或見。愚聖莫之測云。

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云：順興初居長安大統鄉。昆明池南。居賢村。爲周太祖所重。令以所居

村置寺。以居賢人名居賢寺。因名村爲居賢村。順興自魏武之始。隱居此山。念持金剛經。聚壘瓦塔。以記經數。南北三嶺。時稱爲中脆士嶺也。其地舊有寺。周武末。寺廢。至大業中。乃以此地賜駙馬都尉吳國公尉遲安。爲柴莊。安嘗見一老人。素服。謂安曰：此古寺地。何不再葺之。安遂求置寺。因掘地得順興石像焉。又臨潼縣有李真人廟。兩京道里記曰：真人名順興。後魏時得道於此。津陽門詩注曰：順興後周時修道此山。神堯傳禪。真人潛告符契。至今山下有祠宇。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宇文泰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泰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泰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旺。四季。秦分。今大軍旣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尅宏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泰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泰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泰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比邱。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宇文泰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高歡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歡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獼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宇文泰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宇文輔政喜崇信異術。李順興、蔣昇及惠豐言事尤奇中。

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榇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永熙之季。寰宇崩析。人之捐親戚。仗策以從。王於艱阻。其志亦難矣。然以簡冊所紀。聲稱無聞。猶不若術士女婦之顯著者。是可悲矣。今錄其名位可考者。列諸卷末。

高慎。字仲密。勃海蓆人。父翼。孝昌末。拜勃海太守。慎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尙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兄乾旣死。慎棄州將歸高歡。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閒行至晉陽。歡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尙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高澄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棄。暹時爲澄委任。乃爲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嘗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歡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虎牢來降。慎先入關。芒山之敗。慎妻子盡見擒。高歡以其家勳。啓慎一房配沒而已。慎妻在逆口行中。高澄盛服見之。乃從焉。帝以慎爲侍中司徒。遷太尉。

鄭敬道。父幼儒。丞相高陽王雍女夫也。位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謚曰肅。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敬道位巴開新州刺史。弟敬德。竝仕關西。子正則。仕周。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

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愈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爲眞定公子直國中尉。恆勸以忠廉之節。常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山此才高遠。絃響諷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聞。愈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者靡不潤屋。愈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爲御史中尉。愈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彘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彘。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竝總強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愈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帝追還。綜又遣心腹人梁話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愈詣龍牙所。龍牙語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愈答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

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愈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王范勛。景儁。司馬楊驥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愈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愈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愈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愈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尙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尔朱仲遠。軍敗還京。大統初。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愈於關西。

寇彌兼。上谷人。父臻。宏農太守。彌兼尙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永安末。徽避尔朱兆禍。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兼。不納。遣人加害。時論深責之。後入關西。

章榮茂。字子華。京兆杜陵人。父儁。都水使者。榮茂以幹局知名。歷侍御史。尙書考功郎中。出爲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永熙末。入關西。弟子粲。南汾州刺史。

章義遠。父社。太府少卿。永熙時。義遠爲岐州刺史。入關。

章彪。父曠。陰盤縣男。彪襲爵。歷本州治中。轉別駕。孝莊末。藍田太守。入關。

杜景仲。京兆人。父容。東荊州刺史。以守岐州勳。封平陽伯。後又以勳賞安平縣伯。因以平陽伯轉授景仲。景仲後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入關西。

裴子袖。父聿。平秦郡太守。子袖入關西。

劉洪業。廣平易陽人。尙書郎。大統中。率衆攻善見邊境。時洪業父紹珍仕東魏。爲黎陽太守。遂伏法。

裴測。字伯源。河東聞喜人。父譚。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測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大統初入關。

席鷗。安定人也。父景通。鎮軍將軍。鷗永安末。尙書郎。入關。

李綱。隴西狄道人。父琰之。永熙初。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二年薨。綱與弟惠。竝從帝入關。綱宜州刺史。

鄭文寬。滎陽人。父儼。以見幸於靈太后。位通顯。死。尙朱之亂。文寬後從孝武入關。

裴諏之。字士正。河東聞善人。父佗。東荊州刺史。諏之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大統中入關。

崔仲讓。鴻臚少卿。

楊瑄。字宣和。度支尙書。

柳仲禮。梁司州刺史。入關爲侍中。

喬勤。平原內史。從孝武入關。勤姓從橋。宇文泰命橋去木。義取高遠也。

万俟洛干。大統元年。命爲司空。七月。遷司徒。

越勒肱。大統元年。命爲司空。

樊保周。河東猗氏人。孝武西遷。與弟歡周舉義。爲高歡所害。大統中。贈保周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

秦翟。上郡洛川人。大統中。鄜城郡守。

郭崇。太原介休人。以舍人從孝武入關。位侍中。

鄭顥。滎陽人。蘭陵太守。從孝武入關。

劉孟良。博陵望都人。大司農。從孝武入關。官東梁州刺史。

曹恪。字啟樂。沛國譙人。譙郡太守。大統十年卒。年九十有七。譙郡太守曹啟樂碑。諱恪。字啟樂。沛國譙人也。其先皇帝當高陽之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

之後。又封曹。於漢室龍興。曹參爲相。魏武皇帝以英稟之上才。挺之睿哲。爲魏祖。歷載彌長。君卽其後。

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食邑六千二百戶。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諡曰定。禮也子。嗣君卽。

移逢茲不造。深思遠大。慮後變起。遂令夫人達。攜二子長道真。道英。微行避難。私稱姓木。以求万全。

民。後魏太和三年。旨復曹氏焉。祖孫也。僞姚襄郡太守。雅望淵邃。博愛文豔。導息齊禮。善脩政化。字

清靜。好學經。矯然挺立。不可以非義虧其性。孝愍慈風。稟天氣而自遠。文流洞照之。事以發。

神奉養。不慕榮貴。逢大武皇帝親總六戎。討逆。薩永宗。吳駕幸大州。下召卿僞導引前驅。

醜隨赴北代。遂充殿會士。豪國有大議。必使參焉。欲選緒請乞歸侍。聖上加愍。假安邑。

長擿獨善之策。抱蘊惠於奇年。立成名於冠歲。太和之季。馬圈獵覆。孝文皇帝威。

於途致惟安

護已從駕西行 平凶

積稟質秀靈 懷廉雅之風

指麾國誌兵法優長 乃勇略奮

發遂提戈投募先鋒擊賊前無橫陣塞旗斬馘皇上自臨補千人軍將授綬遠將軍駕還宮開策勳至之初以彌逆皇

帝臨軒宣敕褒賞帛及綵兩百餘段歌勞止之詩聽歸侍養使得盡歡膝下其孝德光於事親忠於物穆門庭際恂恂

鄉黨之閒文麗雕篆學瞻博通思入元天翱翔詩書之苑遊息禮樂之場若乃主汎愛以親里結諸密之權朋

故廣篤誠之信輕財若水重義如山一言可懷千金不恡景明中會安邑府君卒君居廬禮哀勳中茹憂毀骨服數雖闕

餘痛在心每仰凱風以長驚遲寒泉而不息三年泣血也五十猶慕昌二遭母憂君扣后土以窮號仰蒼天而

自訴水漿不進口四晨哭泣不絕聲踰月喪過哀有感行路毀之至殆將及柴泣血於辰慕於社日無以踰也去

魏大統初君齒班踰矩旨授本土譙郡太守君妙元深入佛惠相察法華涅槃常奉讀誦恆持齋戒罔有

愈篤年將暮而脩崇無怠於是竭資身闡融教造浮圖一區超遙解脫之門放浪清曠之域君雖老而敬信

勞倦方分彼景福貽我遠年之壽永究懸之禮太統十年秋忽瘵疾世芥汎汎之影已淪滔滔之波不住春秋九

十有七終於臨民質既識悲豈輟杵停歌云爾而已哉君有六子長迴歡次驃騎將右光祿都督漢陽太守父任

虞州別駕長史中次夏縣功寶宣威將軍隴州治中司馬汧陽太守河北大郡主簿弼等天和五年十月卜措乎

夏禹城之西原之南君爰自擴姻間窳窳以溺零臨穴而灑泣悲夫痛切也人孝至深刊名而存者子

孫慕之而已仰感音儀文寂慮至德以作頌鑄崇碑以銘烈其詞曰恢恢譙郡鬱鬱神區懷負人建

魏晉九服康衢黔易代響宏濟六合繼響唐虞穆穆茲嗣倚如惟雅言滿州閭誠內外論豈獨

史魚矜式入凶首擒罷戎歸侍

心翔書苑文麗詞○案碑末缺四十餘字碑在今安邑縣東北境石碑莊

曹續生大統五年官威烈將軍富平令頻陽縣開國男續生有造象記

在今富平縣

西魏書卷二十四

善見蕭管載記一

善見清河文宣王竇之世子也。永熙三年八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孝武帝既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善見爲主。時年十一，改元天平。十月，北遷都於鄴，令高歡留後部分，改司州爲洛州，以尙書令元弼爲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洛陽。既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廡，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徙鄴舊人西徑百里，以居新遷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邱、汲郡、黎陽、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爲皇畿。初置四中郎將，礪石橋爲東，蒲泉爲西，濟北爲南，洛水爲北。大統元年夏，大旱，勒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得雨乃止。八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十月，閭闔門災，龍見并州人家井中。二年八月，并肆涿，建四州，霽霜大饑。三年秋，我師尅陝州，殺其刺史李徽伯。十月，高歡及我師戰於沙苑，歡大敗，行臺宮景壽都督陽白駒攻善見，洛州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信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遁。季海信遂據金墉。四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碭郡陵中，南兗州獲送於鄴。丁卯大赦，改元元象。是夏，山東大水，蝦蟆鳴於樹。上五年，立高氏爲皇后，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以新宮成，大赦，改元興和。六年，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元慶叛降善見。九年，又大赦，改元武定。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虎牢來降，高歡及我戰於邙山。十三年，高歡死，善見爲舉哀於東堂，服綢衰，司徒侯景來降，求救，遣李弼、王思政

赴之。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十五年立子長仁爲太子。踰年遜位於齊。封爲中山王。十七年冬。殂。時年二十八。謚曰孝靜。葬於鄴西漳北。其後發其陵。投骨於漳水中。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沈雅。有孝文風。勃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善見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郗羅受工伐。從後呼善見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澄常侍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善見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毆善見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善見。善見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啟澄。澄使取一段。善見束百匹以與之曰。亦一段爾。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善見意。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宮中。僞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澄。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耶。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耶。及將殺諸妃嬪。善見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尙不惜身。何況妃嬪。澄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善見於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見烹於市。及將禪位於高洋。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侍郎趙彥深等。求入奏事。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善見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

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善見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善見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也，況在後宮，乃與妃嬪以下決，莫不歔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善見上車，德超上車持之。善見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善見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高洋行幸，常以善見自隨。后封太原公主，嘗爲善見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醜而殞。

蕭詧，字理孫，蘭陵人也。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帝所嘉賞。梁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中大通三年，進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初，昭明卒，梁武帝舍詧兄弟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旣以其昆弟，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督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武帝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克己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昔之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

明是以龐參郵民。蓋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沈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案忘飢。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戍將懦弱。關市恣其哀刻。豪猾多所苞藏。竝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饗。彌思啟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款意。於是境內稱治。太清二年。梁武帝以管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以代管。纘恃其才望。志氣矜驕。輕譽少年。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及至鎮。遂託疾不與纘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懼爲所擒。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管拒之。梁元帝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管兄弟。會梁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慄。各率所領。入援金陵。慄下峽。至江津。譽次江口。梁元帝屈郢州之武成。屬侯景已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慄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纘時在江陵。乃貽梁元帝書曰。河東載櫓。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管。梁元帝信之。乃鑿船沈米。斬纘而歸。至江陵。收慄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譽又告急於管。管聞之大怒。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竝發兵赴國難。管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敷。喻管令自行。管辭頗不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先與管不協。潛與元帝相知。剋期襲管。未及發。會管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管遣使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

急令其子遷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資遣續。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續次大隄。樊城已陷。督擒方貴兄弟及黨與。竝斬之。續因進至州。督遷延不受代。乃以西域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猶歸於督。督以構其兄弟事始於續。將密圖之。續懼。請元帝召之。元帝乃徵續於督。督留不遣。杜岸兄弟給續曰。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禍。使君旣得物情。遠近必常歸集。以此義舉。事無不濟。續深以爲然。因與岸等結盟誓。續又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續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與杜岸馳告督。督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竝擒之。續懼不免。因請爲沙門。督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之。於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就。督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夔謂督曰。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督謂夔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督旣攻柵不尅。退而築城。又盡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督軍中霑漬。衆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龜。懼督不振。以其屬降於江陵。督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澧水。初督囚張續於軍。至是先殺續而後退焉。杜岸之降也。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督母保林襲氏登陴。閉門拒戰。會督夜至。襲氏不知其敗。謂爲賊也。至曉見督。乃納之。岸等以督至。遂奔其兄巖於廣平。督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巖岸等。并其母妻子女。竝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疎屬下竄室。又發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

而揚之。晉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帝令丞相府東閣祭酒榮權使焉。晉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中禮率衆進圍襄陽。晉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寔爲質以請救。帝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晉乃獲安。時朝議欲令晉發喪嗣位，晉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榮權時在晉所，乃馳還具言其狀。帝遂令假散騎常侍鄭穆及榮權持節策命。晉爲梁王，晉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晉留蔡大寶居守，乃自襄陽來朝。宇文泰謂晉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王欲見之乎？晉曰：幸甚。泰乃召榮權與晉相見，仍謂之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其失信。晉曰：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晉今者得歸誠魏闕耳。恭帝元年，柱國于謹伐江陵。晉以兵會之。及江陵平，立晉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晉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歸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竝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劭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帝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晉備禦，內實兼防晉也。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晉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晉出師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晉之四年，晉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晉。晉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

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晉之六年夏，震其前殿，崩，壓殺二百餘人。初，江陵平，晉將尹德毅說晉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俘囚士庶，竝爲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餽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遺噍。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材銓授。旣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慄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陛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晉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晉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意。其詞曰：嗟余命之舛薄，實賦運之逢屯。旣殷憂而彌歲，復坎壈以相鄰。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管蠶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申。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輕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慙二東之英華。豈三石於杜鄠，異五馬於琅邪。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

在麻冀無咎而霑慶。將保靜而獨邪。何昊穹之弗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爲茂草。赤縣遠於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衿而咨嗟。惟古人之有懷。尙或感於知己。況託萼於霄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卽驅傳於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旣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趾。此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攜貳。遂留滯於樊川。等句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歎之情何極。首邱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於彼南荆。旣車徒之艱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恩靈。矧吾人之固陋。迴飄薄於流萍。或沈滯於茲土。復期月而無成。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盤縈。寡田邑而可賦。闕邱井而求兵。無河內之資待。同滎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擊柝。晝子子而揚旌。烽凌雲而迴照。馬伏櫪而悲鳴。旣有懷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揄揚於宋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溼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而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蠹狐狸。羣圍隸而爲寇。聚臧獲而成師。窺覲津渚。跋扈江眉。屢征肇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興於夏典。採芑著於周時。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逋穢其能幾。會斬馘而舉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晉在位八載。年四十四。周保定二年二月薨。其羣臣等葬之於平陵。諡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歸嗣位。晉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

不飲酒。安於儉素。事其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在江陵。有何山者。善射。人莫能及。有烏巢庭樹。嘗惡之。謂山曰。射中賜一車穀。其雛竝在一枝。山曰。脫一箭兩中。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爲送。嘗許之。於是射中其二項。嘗甚欣悅。卽令載穀送之。其曠略如此。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竝行於世。嘗疆土旣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殂。論曰。親戚所以爲藩屏也。古未有支姓凋殘。而國能久立者矣。善見利孝武之出。踐極稱尊。未幾狗腳癡人。至不能長保身命。蕭管援敵國以賊宗親。稱快一時。懷憂畢世。讀愍時賦。攬其詞旨。良可哀悼。然原其初志。不已愚乎。

西魏書附錄

與趙雲松書

承教西魏書挂漏一則。若宗室內少元育、元贊、元廓三人。八柱國內少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宇文遵等。案育贊二人已載宗室傳。惟贊誤作替。元廓卽恭帝也。至斷代爲書。列傳自有有限。斷嘗怪漢之陶謙、臧洪、荀彧、公孫瓚、董卓、二袁諸人。皆未臣魏。陳壽載之國志。殊失史裁。范蔚宗悉收入後漢書是也。然黃初諸臣。曾仕建安者甚多。使俱入漢書。則無此義例矣。作書之初。搜羅周隋兩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餘人。周書列傳中。非西魏臣者。十無一二。勢難廢周書而改爲西魏。故拙撰列傳。以宇文受禪爲斷。其下仕周隋者。卽不立專傳。雖尉遲迥、獨孤信輩。功業燦然。亦從刪削。然封爵表載其爵秩。大事異域載其勳略。柱國大將軍之制。載於百官考。似可與列傳互爲補苴。不致闕漏矣。此區區作書之旨。不識以爲然否。大抵吾輩著書。得失必各參半。蓋一人識見既單。且精力有限。顧此失彼之處。誠所不免。不得良友補正之。則疑誤終無從改訂矣。昔子建歎敬禮之達言。吳縝糾歐陽之新著。先賢風尙。竊希慕之。尙祈不惜教言。俾得遵以刊改。尤荷高誼無既。近今著作。如已脫橐。亦希寄示。以供校字之役。或可進一得之愚也。春寒初解。諸惟慎護。不宣。啓昆頓首。

附趙雲松觀察西魏書書後

魏自胡太后臨朝。孝明帝崩後。爾朱榮起兵。沈太后少主於河。立長樂王子攸。是爲孝莊帝。帝以榮肆橫。手殺之。爾朱兆等稱兵害帝。立長廣王奕。又以奕詔禪位於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魏書謂前廢帝。高歡起

兵討爾朱氏。廢節閔而立平陽王脩。是爲孝武帝。未幾。帝與歡不協。乃西遷關中。依宇文泰。歡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爲帝。是爲東魏。而孝武爲西魏。案歡廢節閔時。會朝臣議。僉謂孝文不可無後。故立孝武。天下共以爲主。已三年。始西遷。是魏統自應屬孝武。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廢帝恭。帝繼之。皆魏之正統也。魏收在北齊脩魏書。欲以齊繼魏爲正統。故自孝武後。卽以東魏孝靜帝繼之。而孝武後諸帝不復作紀。此收之私見也。魏澹作魏書。以西魏爲正統。自是正論。惜其書不傳。故西魏文帝等紀年紀事。轉見於周文帝。卽宇文泰。紀內。幸北史增文帝諸紀。名分始正。而魏書究不得爲完書。近日謝蘊山藩伯。另

撰西魏書。以次於魏書之後。誠得史裁之正也。其采掇亦甚詳。可稱良史。惟列傳尙有遺漏。如宗室內少元育、元贊、元廓、八柱國內少李弼、獨孤信、趙貴、侯莫陳崇、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宇文遵、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案柱國本爾朱榮官號。榮敗後。此官遂廢。魏文帝以宇文泰功大。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八人。泰統百揆。元欣皇族。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出則征伐。是諸臣乃大統十六年以前功臣。雖皆宇文泰擢用。然是時魏祚未移。泰亦尙爲魏臣。諸人方與泰比肩事魏。則皆西魏臣也。豈得無傳。又蘇綽在魏。仿周禮。

定官制與盧辨同事。今綽有傳而辨無傳。亦屬挂漏。曾囑補之。未知增入否。

復趙雲松書

拙著屢承指正。足徵知愛良深。惟鄙見有與尊意不盡合者。敢布陳之。來書云。陳壽作三國志。時後漢未有正史。故列漢臣於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入後漢書。案陳壽晉人也。漢劉珍之東觀記。吳謝承之後漢書。皆在晉前。勒成漢史。且後漢著述。晉代尙有六家。唐宋俱存。非創始范氏也。來書云。荀彧參曹操軍。始終爲其謀主。佐成大業。則聽其傳於魏志可矣。而范蔚宗入於漢臣內。此於限斷之中。寓變通之法。案文若始則見漢室崩亂。申其匡振之義。繼則阻魏公九錫。勉以忠貞之節。遂至見忌阿瞞。壽春仰藥。彧卒而操始稱公。乃知彧之爲操謀者。皆爲漢謀也。終始漢臣。捐軀明志。漢書立傳。義固當然。蓋人心天理之公。非遷就節取之謂也。來書云。李弼。侯莫陳順。常周閔帝受禪之年。卽卒。趙貴。獨孤信。并以謀殺宇文護被害。不得盡指爲周臣。不爲立傳。案弼順以垂死之歲。貪佐命之勳。使因其早沒。恕彼二臣。則錢謙益龔鼎孳輩。卒於順治之初。將登諸故明之史矣。至貴信謀殺權凶。義匡周室。此字文之忠臣。於魏何與乎。來書云。唐臣趙光允。王處直二人。歷任朱梁。後唐。而新唐書仍爲立傳。案光允父隱。處直兄處存。唐書本有專傳。光允處直。不過憑藉餘光。附見父兄傳末。目並無名。非爲彼立傳也。且以彼二人官知制誥。爵晉郡王。代受唐恩。而屈膝篡賊。恥孰甚焉。薛史所載。於義爲允矣。來書云。隋裴矩入唐爲民部尙書。唐修隋書。特爲立傳。後宋祁又爲立傳於唐書。案唐初五史。並修陳隋舊族。布在朝廷。撰錄諸臣。遂多枉曲。姚察隋祕

書丞也。以其子思廉之故。復入陳書。裴矩唐民部尚書也。以其子宜機之故。仍列隋傳。夫舊國新朝。義無兩可。察矩諸人。生則託名堂阜之囚。死則高抗首陽之節。既保富貴於一身。更盜清忠於汗史。使貞觀當日窮其欺罔之私。治以舞文之罪。恐思廉魏孔。難邀寬典矣。宋氏載裴矩於唐書。所以糾正之也。來書云。五代時張全義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後唐。入於唐臣傳。馮道歷仕數朝。居正以其沒於周。入於周臣傳。終覺未妥。故歐陽另立雜傳以處之。案張馮頑鈍寡廉。行同狗彘。居正安置二人。最合史法。猶之文姬失節。晚嫁董夫。范書列女。只標董祀之妻。不聞更稱衛婦也。歐陽雜傳之立。則謂其不能定爲何代之臣。亦若北里平康。不能定爲誰妻誰妾矣。深惡痛絕。於斯爲甚。至於史冊義法。書人記事。各有攸宜。有詳略之方。有互見之例。當合紀表志傳而統論之。不可沾沾僅求之列傳也。來書所云。趙貴諸臣功績。拙著業已載之大事異域兩表。並散見各傳。似亦不爲挂漏。又豈在專傳之有無乎。凡此皆僕平日尙論之私。輒敢質之左右。特在同心。略無隱飾。伏惟垂督。不宣。啓昆頓首。

附趙雲松觀察書

承示西魏書斷自宇文受禪。而以翼所指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有不能盡入西魏者。具見斟酌苦心。翼深愧考核未精。妄參末議矣。漢以後數朝。皆以禪代爲革命。其臣多歷仕前後兩朝者。故作史必先立限斷。晉武時議立晉書限斷。荀勗欲以魏正始爲斷。王瓚欲以嘉平爲斷。賈謐欲以泰始爲斷。後因張華言宜用正始。其議遂定。徐爰宋書舊本有晉末諸臣及叛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沈約修宋

書以桓玄、焦縱、盧循、身爲晉叛賊，無關後代。吳隱、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擅憑之、志在匡晉，亦非宋臣。遂一概刪卻。此皆古人先立限斷之法。先生西魏書，以宇文受禪爲斷，可謂扼要矣。然亦有未可盡拘者。陳壽魏志列入漢末諸臣董卓、陶謙、呂布、二袁、劉表等，誠有如先生所云，殊失史裁。然壽作三國志時，後漢尙未有正史，而諸臣事多與曹操相涉，不立傳則記載不明。故仿史記項羽、陳涉之例，遂列漢臣於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入後漢書，而後漢魏兩朝人物，燦若列眉。先生西魏書列斛斯椿、賈顯度、賀拔勝等傳，正用范書例也。而范書中有荀彧一傳，彧出仕卽參曹操軍，始終爲其謀主，佐成大業，則聽其傳於魏志可矣。而蔚宗以其心存漢朝，阻魏九錫，特入於漢臣內。此又作史者於限斷之中，寓變通之法。今西魏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雖多宇文泰擢用，其後又多仕於周者。然其先則與秦同官魏朝，且泰於魏文帝，尙不失臣節。出師則奉魏帝以行，所仿周禮六官，亦必奏而後著爲令，非如操之目無漢獻也。則與秦同立功於魏者，尙皆魏臣。況李弼、侯莫陳順，當周閔帝受禪之年卽卒。趙貴、獨孤信，并以謀殺宇文護而被害，似不得盡指爲周臣。而西魏書不立傳也。如以仕周者不終於魏，則有新唐書趙光允、王處直之例在。二人皆唐臣，後歷仕朱梁後唐，而新唐書仍爲立傳。光允則敘其歷官知制誥而止，處直則敘其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猶是唐所授，以後則不復敘也。否則有隋唐二書各傳裴矩之例在。矩入唐爲民部尙書，唐人脩隋書，以其在隋朝事蹟最多，特爲立傳。後宋祁以其說曹旦、舉山東之地歸唐，又爲立傳於唐書，是一人兩傳。古亦有此例。西魏

達奚武入周。有迎齊司馬消難。拒斛律敦等功。而其先戰沙苑。戰河橋。斬齊將高敖曹。敗梁將蕭循。皆魏朝事也。豆盧寧入周。有討稽胡。劉桑德等功。而其先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平梁合定。討乙鐵忽。皆魏朝事也。楊忠入周。有晉陽破齊等功。而其先從平潼關。破回洛城。斬齊將辛纂。擒梁將柳仲禮。皆魏朝事也。宇文貴入周。但有討吐谷渾之功。而其先從爾朱榮擒葛榮。平邢杲。拒元顥。則尚在孝武以前。及從孝武入關。援賀若統。敗堯雄。走任祥。降是云寶。亦皆魏朝事。魏文帝以金卮置侯上。射中者賜之。貴一發而中。帝卽賜貴。且獎諭之。則更爲魏帝所寵任者。竊意此諸人。仍應補傳於西魏。但敘其在魏立功之處。而入周後事蹟。周書本有傳。固不妨並存。似與隋唐二書傳裴矩。趙光允。王處直之例相合。不必以其曾仕周。遂不入魏書也。前後五代之人。多歷仕數朝。最難位置。如後五代時。張全義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後唐。則入於唐臣傳。馮道歷仕數朝。居正以其沒於周。亦入於周臣傳。終覺未妥。故歐陽修另立雜傳以處之。今以仕周者。遂不入於魏書。意雖嚴而事究未備也。且前代各史。凡手創帝業。身未爲帝。至其子孫始禪代者。皆聽其入新朝紀內。不復立傳於前朝。如後漢書不立曹操傳。魏志不立司馬懿父子傳。後魏書不立高歡傳是也。今西魏書以宇文泰爲西魏功臣之首。特爲立傳。此與後周書立楊忠傳。同一卓識。泰旣立傳於西魏。而與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而遺之。轉不免留全書之缺矣。承諭著書必資朋友訂正。此誠大人先生虛懷集益之雅量。故敢再進。譬說。以就正有道焉。趙翼頓首。

跋

南康謝蘊山先生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表三、考四、傳十二。載記一。既成以示廷堪。命爲後序。廷堪受而讀之。終篇乃作序曰。夫班馬以降。紀載迭興。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辭者。其弊或至於空疎。寄褒貶者。厥咎遂鄰於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先生以金匱之才。歷石渠之選。網羅放失於千數百載以上。編次事實於二十餘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備。無子京永叔之簡陋。卷帙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斜上以緯之。詳於因革損益。著其興衰治亂。洵足以存南董之權度。爲東觀之規矩者矣。約舉大綱。其善有六。載釋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王作紀。而孝獻孱主。范史自升之。房喬以文帝繫年。而高貴冲人。陳志自進之。良以帝系所關。義無漏略。未聞拓跋末造。附載於宇文。水運季朝。借垂於木德。而長安四主。竟乏專書。豈因有延壽總錄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刪之西國乎。是曰補闕。其善一也。寶符已禪於延康。志士猶尊章武。神器久移於天祐。後人尙右昇元。何者。聊紹劉宗。暨延唐祚。況夫出帝儼存。清河遽立。永熙未改。天平遂元。然則抑彼鄴下。扶茲關中。齊寶炬於天王。廟善見於列國。方之蕭常。謝陞之表章。西蜀陸游。馬令之纂輯。南唐孰短孰長。必能辨之。是曰存統。其善二也。至於仲達子上。篇不見於當塗。獻武文襄。傳不列於元魏。功業雖著。人臣以終圖籙。詎膺帝制。乃僭按其時世。固有依違。揆諸史裁。寧云允協。於是除太祖之追美。大書黑獺。削唐紀之溢稱。直登李虎。發古人未發之公。抉前史未抉之隱。是曰正名。其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設。悉倣周官。詔

令所頒。咸規大誥。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儀。屬國來王。爰修聘覲之典。或同時所未遑。或前代所希有。講明古禮。尤宜愛惜。而令狐乏志。湮墮良多。所幸者杜君卿典標八目。偶存棠谿之碎金。于志寧志貫五朝。間具崑山之片玉。裘集狐腋。冠聚鷓毛。是曰蒐軼。其善四也。管幼安誤收國志。本未仕曹。嵇叔夜濫入晉書。何嘗臣馬。又若齊社屋而叔朗西行。陳鼎遷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於河朔。袁憲莫擯於江左。凡此之類。更僕難終。徒豐其蔀。未良其限。故万紐效績於荆襄。究非魏之勳舊。尉遲建功於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但錄其事。不載其人。是曰嚴界。其善五也。毋邱諸葛。魏室之蠹臣。劉秉袁粲。宋家之誼士。以及子助舉義。攸之勤王。衡其終始。都無可議。乃或以忠作叛。以順號逆。皆是曲筆。豈爲讜言。猶之孝武謀去彊臣。非爲失德。而橫謂斛斯椿爲羣小。王思政爲諂佞。巧言亂其皂白。俗語流爲丹青。不合不公。未足爲訓。今一洗之。概從其實。是曰辨誣。其善六也。因思六善。連厥三長。集簡冊之遺聞。闡古今之通論。其考紀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釐代都之門望。較官氏而尤詳焉。其封爵大事諸表也。則於魏書所未備者。取法於遷固。而加覈焉。是書也。雖劉知幾之苛於論世。必當首肯。鄭漁仲之嚴以律人。亦爲心折者矣。夫八代之書。具存南北之史。復撰宋景文之新書。洎劉昫同著。薛子平之舊史。與歐陽竝傳。矧紹統續志。可輔范詹事之全書。太素逸篇。曾入魏著作之闕卷。行見儲於中祕。彙在上庠。夫豈柯奇純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損仲之徒所能規其堂戶也哉。用是撮其體要。綴諸簡末。俾後之讀是書者。有所考焉。云爾。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六月朔。歛凌廷堪次

仲氏謹序。

昔千令升論左氏。張世偉論班馬。要以簡煩爲優劣。蓋記載有體。實錄長編之例。不可施於史裁。而雜書小說之徒。又多委巷不經之論。使必採以爲書。纖悉畢登。漫無區擇。其自詡爲詳贍者。實蕪累自穢而已。雖然。簡不易言也。高談筆削。刻意文辭。慮摭實之難工。而事少。謂足以見書法。於是刊除事蹟。勒爲空文。後之搜討者。竟至百無一微。陋略若此。安所貴史乎。故晉書歐史。其失均也。至於尙論千載以前。搜集舊聞。尋拾遺逸。以補前史之闕。其義固以詳盡爲宗矣。然編纂刊勒。自有鎔裁通貫之理。非若市僧之記錄簿帳。銖兩不遺也。然則酌煩簡之中。無陋略蕪累之過者。亦必有道矣。南康謝蘊山先生。答魏書之乖謬。慨北史之不能正其失。乃作西魏書二十二篇。凡帝紀一表三考四列傳十二。載記一。又敍錄一。義嚴而才博。思密而體備。蓋無愧於古之作者。而大事表尤足爲史法。史記之將相名臣表。雖爲記事權輿。第以一朝政要。僅附錄於表內。而不立專篇。則創造之初。爲義猶未審也。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封禪郊祀。旣志其儀。至振武功。戡禍亂。兵戎之略。亦當敍論。其成敗得失之迹。條具終始。別爲大事志。使一卷之約。括囊一代之事。明易若指掌。則後世紀事本末之書。可以不作。劉知幾欲爲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此方志。矧矧耳。豈史部之通裁哉。先生之爲是書也。自正史傳記輿地金石之文。以及郡邑之志。流覽者殆數千卷。昨官南河。復討論四庫書於揚州。其搜剔補綴之功。最爲勤密。凡所增益改易者。皆有本原。

如據庾信陸逞碑補陸政傳。庾

信辛威碑。補公主傳。庾信請襲封表。補文帝大統十六年格。庾信鄭常碑。正周書本傳饒陽侯之誤。據楊炯宇文彪碑。補封爵表。據元龜補李彪傳及五行。據御覽引典略。補孝武紀及蕭督傳。據長安志及陝西志。引廣五行記。補李順興傳。據金石錄。唐碑。正周書本傳。

結臧子之誤。一部之中。此類甚衆。以著作之體。不能復稱引書目也。雖所紀只四帝二十餘年。然固已卓然爲一家史矣。近代姚士粦嘗撰西魏春秋而未就。其體例不知視此爲何如也。先生創纂於丁未秋。時虔主蘇潭。今來武林。復樂見其書之成也。輒敘其顛末於後。虔侍先生久。故知之爲切近云。乾隆六十年正月。桐城胡虔雒君謹跋。